



# 我訪問了本省東南部的佛教

旅行特寫

## 一、訪問的動機

記者辭去了覺生的編務以後，另創了新刊善提樹，創刊以來不覺已是四期，因單槍匹馬，上自發刊。編輯，下至包發，送信，都由一個人包辦了。顧了內部，就顧不到外務。本省北部，爲了辦理登記等手續，常有機會往返，與各方面接觸的機會也較多；但南部方面，始終缺少時間，雖幾次想去，終未實現；東部交通不便，尤感匪易，雖有心願，苦無機緣耳。

上月到臺北時，在中佛會同吳仲行居士開談，問會將欲東南部旅行的計劃隨便談起，吳居士認爲甚有必要，他說中佛會方面爲了推進會務，考查各地佛教實況起見，原定隨時遴選或編組弘法訪問團分赴各縣市支會及各佛教團體，實施訪問，以期增進聯繫，開展正信佛教。既然居士發願環島旅行，就請代表本會前往訪問，祇要隨時將訪問所得情形，詳報來會，藉資參考；於是我們就這樣的口頭約定了。但要等記者第四期善刊編印發出後，纔能決定行程。不意中佛會方面的委託公文，已先發下，一紙代電，八件副本，要記者每到一處，面致各地支會。這樣，促成了我這次東南部之行的訪問計劃。

## 二、臨時變更了行程

最初計劃，原定十五日出發先往南部，自嘉義開始，以至高雄、屏東、臺南，然後再往東部的臺東和花蓮，最後才到宜蘭回臺北報告。但臨行的前夕，接到吳居士的來信，他說：「本會常務理事白聖法師現正在花蓮講經，圓滿後亦將經由臺東赴南部各地訪問弘法，頃曾來函問居士有東南部之行，希望能與其同遊，未審能先到花蓮同行否？」於是，爲了配合中佛會的整個訪問弘法計劃起見，臨時變更將先南後東的計劃，改爲由東而南之行，已經通知的嘉義支會，又去了一封信。但出發的日子，却仍在十五日，祇是轉變

了一個方向。

## 三、最初的訪問地——宜蘭

十五日的早晨從臺中搭平等號到臺北，在車廂裡吃了家裡帶出來的一菜便當，素食的人旅行最感不便的是吃的問題，尤其在途中車上。幸虧有熱茶，幫着塞飽了肚子，到臺北已是一點多了。直詣中佛會晤吳仲行居士，雖然天下着雨，又是星期日，他們都照常辦公，且都是工作得那麼緊張，真使人有點感動！

我們談了一些零星的問題，因爲時間的關係，記者又搭從臺北開出的汽油車，當天就到了宜蘭。出了車站，找一輛三輪車，拉到了雷音寺。那裡正在舉行講經法會，這開頭的五天是通俗講演，五天後便要開始講普門品了。講師是一位青年的大法師，佛教文壇的新將星雲法師。因爲過去記者曾來過一次，好些同修都認識記者，當晚法師講完後，大家要記者也說幾句，同時法師也命記者結結法緣。沒奈何，不會講話的我，祇有厚着臉皮講了一段「談談習氣」因時間太晚，僅講了三十分鐘。

宜蘭縣的佛教支會成立還不久，會址並不在宜蘭，而在離此二站外的頭城鎮上。第二天邀了星雲法師，我們同去訪問佛支會。

支會辦事處設在鎮上的募善堂，主持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居士，也就是第一屆當選的支會理事長，記者看了他的名刺「郭進居」三字覺得很熟，原來他正是本刊的讀者，每個月都經過記者手發出去的刊物，只知其人，見了面才恍然大悟。郭老居士是一位正信的佛徒，佛堂非常清淨，不雜神鬼，他說他們那裡不拜斗，不敬神。每星期日有念佛講演會，不過聽衆多數是婦女。記者問他什麼人擔任講師？他說有時候他自己講，有時候由一位復如法師（該縣唯一的真出家人）來講，還有本會理事游蔭居士也能講。正在談起游居士，游居士就來了。他本來在宜蘭有點事，

聽說我們來頭城，他特地趕回來。游居士也是我們的忠實讀者，爲人非常熱心，學佛多年都是自埋頭研究，對淨土法門頗有理解。郭理事長雖老而精力甚健，同記者談了很久，他對事理的辨別都很清楚，他說××刊的編者曾經去訪問過，對他說：現在臺灣的佛刊正在競爭。他連忙予以糾正說：這不能這樣說，果真是競爭，那也不是壞事，辦佛事的人如果大家肯競爭來做，便不怕佛事不興盛了……由此也可見這位老人的見地和辦事的能力如何了。

我們在那裡用了午齋，辭別老人，由游居士伴同乘車約二十分鐘的時間，來到礁溪鄉的妙釋寺拜訪復如法師。這裡祇有法師一個人住，法師是本省臺中人，光復前一直在內地的福建和江蘇等處各大叢林參學三十餘年，光復後纔歸來臺灣。一望而知是一位老參修行者，國語自然很流俐，廟不大，但甚清淨，供的佛像更不雜陳，每星期日他便鎖了山門下山到頭城參加念佛會。據聞當地環境甚複雜，去歲法師曾被人破壞名譽，這受冤屈，目前雖已洗清，可見好人也難做，像這樣老實修行的人，也會被人冤屈的。我們談了半小時辭出。

當晚又在雷音寺被邀講演，說了一段「渡川的寶筏」聽衆約二百人，知識份子尙不在少數，軍公人員皆有。

## 四、震後的花蓮市

第三天（十七日）一早搭火車到蘇澳，換乘七時多的蘇花公路的汽車，幸虧坐在最前面的一個座位，否則準會暈車的，一路上風景奇佳，在山崖海邊，灣灣曲曲的山道上，穿梭而過。上了車廂，我們這一車人的生命，就完全掌握在司機者的手裡，祇要他稍一不小心，車子便會開向海裏，填身魚腹。沿途各站都停一二十分鐘，因司機開車時精神集中，不敢稍懈，到了一站便得抽個煙捲兒，喝一杯茶休息休息，全程都是單行路

朱以文

面，來往車輛，必須在規定時間到站交道，否則中途是無法通過的。

從上午七時出發一直到下午一時多才到花蓮。東淨寺是佛支會的辦事處，很容易一問就找到了目的地。

說起東淨寺，前歲地震坍倒後，居然有基督教的什麼會所，到處散發傳單，取笑菩薩自身不保怎保人家，真是豈有此理？幸災樂禍之心理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虧他也算是個宗教徒？

震後的花蓮，很迅速地恢復了原狀，現在已找不到絲毫地震所破壞的痕跡了，東淨寺的建築，比震前來得更合乎理想，這不能不說完全是主持者曾普信居士的功德，新建的大殿據說都是曾居士自己設計的，頗別出心裁。

白聖法師已於先一日講經圓滿，在記者到花蓮的時候，他老人家已離此去玉里了。遲到一天，祇有歡迎白法師的標語，依舊貼在山門的入口處。聽說白法師在這裡講經十天，法緣之勝，為花蓮空前稀有；尤其是設大座講經，莊嚴隆重，加以法師辯才無礙，當地人見所未見，聞亦未聞云，皈依三寶者亦異常踴躍。

五、玉里之行

在花蓮過了一夜，因為要趕上與法師同行，於是第二天就搭汽油車到玉里，這條路線可以直達臺東，玉里是在臺東花蓮的中心點。東部鐵路都是小軌道的小火車，車行甚慢，汽油車比較快些，據說沙土鬆，無法築大鐵路，就是小軌道，一遇大雨連綿幾日，便被沖壞，交通就要中斷。

白法師駐錫在玉里的華山寺，記者禮佛見了法師，休息過午後，請一位居士陪著去訪問了當地的幾個寺廟。

玉泉寺的住持是一位從獅山來此的比丘尼，供的是觀音菩薩像，寺內駐有軍隊，因為這是一所女眾的廟，她們感覺很不方便，她希望佛教會當局，能給她設法，請軍隊移駐別處。

彌陀寺是一個破敗不堪的小廟，幾個老菜姑住在裡面，還供了什麼公的神像也不清楚，這裡幾個佛寺，多有神像，紛雜並陳，除了玉泉寺還像個寺廟的樣兒以外，其他的幾個寺，還不及

一個神廟——關帝廟來得寬大整齊。法師二天的講演都借的關帝廟。第三夜因鎮長競選發表政見，關廟便被借公用了。法師應一部軍中同志的要求繼續在華山寺再講一天，他們希望法師講一點經。法師真慈悲，臨時將一部八大人覺經，在二小時多的時間裏，全部圓滿了。聽眾們都顯出了滿意的微笑。

六、荒涼的臺東

十九日早晨，我們一行搭汽油快車抵臺東。黃雲法師來此已一週，這裡的佛支會正舉行着佈教大會，日子排了一個月，就是黃法師一人唱獨腳戲，被累得病了，還勉強扶着病去弘法，更受了一點辛苦，於是病得更厲害，我們下車時，他又扶病來迎，見了他的面色，我們莫不吃了一驚！又瘦又黃，真是為法忘軀，這樣熱心宏法的法師，今日之下又能有幾人？他們還準備了樂隊，排列了隊伍，手持歡迎的小旗，兩個女孩，各抱鮮花一束，下車就接受他們的獻花。我們從車站到海山寺佛支會，還在市區繞了一周，一路上在音樂悠揚聲中，記者深感不安，其實不必如此破費，黃法師說，樂隊都是他的皈依弟子不要花錢的，但勞動各位也實不敢當。不過記者是叨白法師的福，要是我一人，悄悄的問路找佛教會，比較自在得多。

海山時的住持就是支會的吳理事長修然，雖然他双目失明，但理智仍極清楚，因為人太忠厚，往往被人視作好欺，許多事情，行來也就十分困難。

理事胡清水居士，信徒江鳳程居士等均極熱心護法，海山寺本身因年久失修，上次地震時被震倒後迄未修復，胡理事力主將當地城隍廟收回改作佛寺（現被榮軍借住）以利弘揚，因為城隍廟的地點中心，房屋寬大，如果這計劃實現，倒也不錯。他希望中佛會能幫他們交涉收回，並已徵得地方人士之同意，均願改為佛寺。不過海山寺也需要恢復原狀，現在這個樣子，就顯得太荒涼了。還有一個東禪寺，震塌後也迄未復元，一片荒涼，令人感覺佛教裡太無人了。

黃法師在臺東的法緣甚勝，皈依三寶者已有

一百餘人，青年亦佔不少。

海山寺的收入，看樣子還不錯，臨時蓋的木屋大殿內，終日香烟繚繞，消災拜斗的什麼都有，這也難怪，他們懂些什麼？黃法師以前，除了慈老曾來過一趟外，又有什麼人願上這樣苦的地方來宏法？不宏法又怎麼知道迷信不迷信？神佛自然也分不開了。我們到的第二天，聽說從臺北坐飛機來了一尊什麼王爺公在某信徒家裡，居然從天而降，轟動一時，我們還被他吸去了一部份的聽眾。所以正法不提倡，自然都走上了迷信的路，什麼天，神，鬼等也就趁機猖獗起來，取而代之了。

我們到的當天晚上，佛支會當局請白法師開示，因為木屋大殿太小，又沒有講堂，僅用布篷臨時搭了一個天幕，和一個講壇，白法師口若懸河，兩小時的說法，聽眾聚精會神地聽着，翻譯的仁光師也是難得，一句不多一句不漏恰好處，聽者莫不喜形於色。法師說了一段一信解行證，四個學佛的階段，分析詳細清楚。

第二天晚上，因法師接連在花蓮玉里講了十幾天，實在太辛苦了。命記者與聽眾結緣，法師之命難違，也只好獻醜一番了。記者拈題「念佛可以除苦惱」也說了二點多鐘，仍請仁光師譯成方言，賴吾佛加庇及法師福德，聽眾情緒尚佳。

第二天的下午，我們曾去參觀了全省最長的鐵索橋。

第三天上午，白法師等因臺北中佛會要公待理，前來促駕，本擬繼續南行的計劃取銷，要記者獨自去走一趟。他們便搭上午十一點的飛機，直飛臺北。

當天晚上，氣候忽然驟寒起來，來了這裡三天，一直熱得昏沉沉地，因氣候的突變，來的聽眾較少，我們便在屋內搬椅座談，後來聽眾漸多，黃法師命我再講一點，於是又談了一小時的一怎樣種福田，至十時多始散。

因為編輯五期特刊期近，還有南部幾個地方要去，雖然理事長堅留記者多住幾天，代理法師去山宏法，但實在礙於時間，不得不婉辭謝絕，在廿二日晨九時四十五分，搭民航班機，飛來

臺南。

七、天壇說「習氣」

祇化了四十五分鐘，就抵達南市。竹溪寺離機場很近，記者先找到了慧峯法師。

這天恰巧是農曆二月十五日，釋尊的成道紀念日，慧法師為許多初入佛門的弟子正說龍三皈，記者在臺東先二日發出的航空信，想不到竟在記者之後而到，真有點出乎意料。

在竹溪寺趕上午齋，飯後慧法師陪記者去訪問了好些人，首先見到的是當地的名紳，佛教的大護法林叔桓居士，一個精緻的礪園，顯得主人公是一位文雅的人物，我們歡談一小時，知道他的哥哥耕宇居士也是深通佛學的大護法，青島蕩山淡虛老法師的高足——我們緣慳，偏巧他上臺北了。叔桓居士堅邀記者在翌日中午到此素宴，真是大客氣了，辭又不好，應又不當，還是慧法師乾脆代我允了。我們又去訪陳理事，謝王鵬居士，王理事又陪我們去訪佛支會的理事長參觀佛支會。歸途上我同慧法師兩人又去找本報的編委陳世傑居士，陳居士是一位不到三十歲的青年畫家，本刊的封面，就是他設計畫的，我們雖然初會，但是一見如故。慧法師更是奇緣，起初還要我介紹，不料他們都認識法師，非但認識，並且在當天上午都還皈依了法師，所以一見法駕光臨，都歡呼起來了。真是奇蹟，原來這條巷子裡住的幾十戶人家全部是佛教徒，不但都是正信的佛教徒，而且還都是修淨土的同修，真是難得，我問他們，以何因緣，得聞如是微妙法門？

他們告訴我原來幾年前這裡住過一位廈門籍的蔡老居士，專修淨土，在這裡撒下了這許多種子，雖然蔡老已遷居東港，但是這些種子，却發芽的發芽，開花的開花。真是不可思議的奇緣。我們還參觀了他們共修的小佛堂，十幾疊「塔塔米」，每天晚上都有數十個青年在那裏念佛或研經，陳居士的家境，看樣子不怎麼太好，孩子多開支也一定不小，但他却檢了八張的拾元票，一定妥記者帶回灌溉菩提樹，我若不收，他便將交郵劃撥了。一群青年們忙着拿茶水，糖果，叫我們

真有點過意不去，記者高興的連話也說不上來了。他們告訴記者，臺南的空氣很沉悶，他們除了慧法師的講經，每天去參加外，其他任何的團體都沒有參加。限於時間，匆匆地結束了談話，我們辭出了佛化的小巷。

晚上慧法師要我在天壇講演，慧法師自三月一日起在此講法華經，這天恰巧是星期休講，改教經讚的日子，因為事前不及通知，聽眾祇有一些來學習唱讚的同修，雖然不多，倒也多些青年，陳世傑居士那條巷子裡的人就去了不少。但一時找不到翻譯，他們要我用國語同時演說，真叫難人了，我的臺語祇有外省人聽得懂，勉強講了一半，實在太費力了。幸而有一位本省青年，自告奮勇，發心替我翻譯，他翻得太好了，比我講的還好。記者講的題目是「學佛先要改習氣」，講演的時候，林叔桓居士，王鵬理理事長，羅老，謝老等均到場指導。

第二天上午又去訪師範學校的趙阿南老居士，趙老是當代不多的詩人。中午應林居士之邀，承羅老用車來接，同赴礪園之宴，同席有空軍軍官胡中校、市政府科長、謝、羅二老，王理事長，以及法師等，林居士太破費了，上等的素齋，徒增學人的慚愧！

八、三度到屏東

午後趕上二時開直達屏東的汽油車，羅老真是熱心人，親自送記者上車，這麼大的年紀，折煞青年人了。

約三小時抵達屏東，出了車站，就去到東山寺佛教支會，記者來這裡，已是第三次了。東山寺的當家天乙法師是一位受過相當教育的青年比丘尼，最近受了具足戒後，益發發大菩提心，無論自利利他，無不積極推行。上次大仙寺傳戒的時候，東山寺的全體尼眾，一律參加受具，真是稀有難得，人天讚嘆！

東山寺的尼眾，老年人很多，這次受戒歸來，在當家師的督促下，大家每天除了早晚例課外，還加了三堂念佛。因此一天五堂課，非但精進

道業，也減少了許多的是非，真是功德無量！本來修行人與軍人是一樣的，當兵的便閑不得，所以軍隊生活無論在戰時或非戰時，終是很緊張，沒有空隙閒日子的。

這里宏法最熱心的，過去有崔、高二居士，擔任講習班的講席，受講學生多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但崔居士公調東港，高居士又去陽明山服務後，暫由張昆應居士李德麟居士等發心維持，同學們互相研討並練習講法，準備出外弘法。

記者到的那天，他們正忙著籌備在觀音聖誕的二月十九日舉行盛大的遊行。還做了一艘木船，表示是苦海的慈航。屆時當有一番熱鬧也。

當晚，同學們要記者講一些佛法，於是拈了一個題目「斷惑證真」，說了一點多鐘。聽眾中除了學員外，還有幾個青年軍人，聽得似乎很有趣，記者講完的時候，他們跑過來很熱烈地同我握手，我送了他們幾本善提樹。

九、鳳山的兩小時

從屏東到高雄，要經過鳳山的，趁這機會，我便下車去龍山寺訪佛教支會，但支會並不設在那裏，問廟裏的尼師說「不知」，後來要了一輛車子，才找到了新選的理事長王進瑞居士，到他家裡用了午飯，他又領我到支會的辦事處。由一位陳天富居士負責辦理着會務。

原來這裡的支會是最近才改選的，結果王進瑞當選了理事長，但是縣政府認為這次理監事改選的結果，理事中信眾佔了九分之八，監事則全為信眾所佔，僧眾反落選為候補，核與規定不合，令重行辦理選舉。原產生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均與中國佛教會分支會組織通則第十條及十一條規定有違，未便照准。於是一紙命令，他們聞將再度重選。

這裏的佛教，過去由一位陳神賜居士，法號普明燈的領導，這是一位純粹的正信佛子，因為駁斥外道過於激烈，遭受妒嫉，竟蒙不白之冤獄。從此鳳山的佛徒，便失去了倚賴，沒有人領導了。

記者從鳳山的信徒家庭看，找不到一軸神像；中堂所掛的，不是西方三聖，便是觀世音菩薩

更沒有什麼媽祖土地之類的。從這裡可以看出普明燈的力量，他糾正了當地民間數百年深信不移的習俗，引導他們走上了正當的信仰。革舊革得那麼乾淨，這是別的地方所不及的。有人批評普明燈確是一員宏法的人才，可惜他在家人收飯依，違背佛制。這點，當然是不合法的，但記者認為陳居士却有他的苦衷，因為如果他不過麼做，當地又沒有正式的僧寮，難免這些佛子落入外道的圈套，那就不如收歸自己慢慢勸化，此其一；青年佛徒，若沒有一個相當的人物在那裏領導，領導的人若不與他們發生一點親密的師弟關係，是不足以發生感化的作用的，此其二。基於這二種原因，我相信他這是不不得已的辦法。不過名稱不應說是一「飯依」，不可自稱「僧寶」，如果換上一個收作學生的名詞，也未嘗不可以吧！

陳居士不但能講，且又能寫；著有彌陀經註，與其佛教的問辯等書，（聽說他本是基督徒，故精通基督教義云）確是本省的一員法將。

在鳳山我還晤到幾位信徒，他們一致希望中佛會能代他們請一位法師到那裏領導他們，他們已經在鎮上購了一所房屋，準備辦道社。他們理想中的導師是煮雲上人。他們聽說我是中佛會派來的代表，他們要我順便向中佛會建議促成。（聞現已聘定煮雲法師為該社導師）。雖然，在鳳山短短的二小時中，我覺得此行是很有意思的。

十、高雄的青年羣

離開鳳山，到了高雄市。先訪支會於龍泉寺，理事長以下各位，都有事出去了。恐怕非到深夜不能回來。我便又到附近鼓山岩拜訪元亨寺的開證法師，法師是一位青年僧，新受具足戒。在元亨寺晚齋後，法師陪記者去訪問了好幾個地方。最後到連雅區布教所。所長陳文居士聽說就是陳神賜居士的學生，這裡有近百個青年佛子，是該所基本幹部，其他的初信會員或稍上了年紀的，共計有四五百人。經常他們每天晚上都有學課，不是唱歌讚，便是學演講，星期六的晚上便請人講演，開陳所長已同左營的方倫居士約定，以後每個月將請彼來此宏法二次。青年是最富有熱誠的，可惜該所本身沒有經費，一切開支都是會員

自己每月每人出二元錢來維持。唯一的講堂，還是借的神廟的一角，雖然簡陋，但佈置却非常合乎理想，一個講壇，一幅佛像，一個講桌，一塊黑板而已，整齊簡潔，兩排長靠椅，像是一所教堂，當他們她們合唱佛歌梵唄的時候，調子整齊，音聲嘹亮，記者好像置身在上海大光明戲院的禮拜音樂會裡一樣，我差一點忘了這是莊嚴的佛教講堂。記者到了臺灣，還是初次見到這樣整齊的青年佛子羣，他們純潔的識田裡，沒有半點雜信，沒有絲毫崇拜的心理，這便是難得的了。同時他們因為各有各的職業，有的是工廠的學徒，有的是機關的員工，有的還是在求學中的學生、店員、女工……都有，他們修學的是最穩當，最方便的淨土法門，他們深知末法時期除了念佛三根普被，別的方法是無法辦到的。他們現在正擬另建一個新的講堂，來容納大量的新會員。地皮已經購定，但他們都是小公務員，又那裡湊得起這筆鉅大的建築費呢？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够達到這群青年們的希望呢！

的確，他們感覺確有新建一個更理想的會所的必要。現在他們在宏法上就因為地方太小，又是借的神廟的一角，好多知識份子不明真相的，看了這個門面，便視為畏途了。如果自己有一個堂皇的佛堂或講堂，我相信，在未來的弘法上，一定會有更美麗的花朵生長出來的。

學員們同記者好像都相識似的，雖然沒有見過一次面，但彼此的精神上，從記者辦覺生起乃至菩提樹，互相結合已久，所以一見就很熟，他們推了代表要求記者講幾句話。我很欣奮，雖然不諳於講，但不能不答應他們的要求，走上講臺，禮過佛後，一口氣便講了二個多鐘頭，竟喝了七八杯的茶，果得一位女同學不斷地給我端茶。（記者講演時若不喝水潤喉，便會嘶啞的）承葉天護居士代為翻譯，其實大家也都能懂，不過有了翻譯，便更來得詳細了。講了一段「怎樣脫苦輪」？同學們聽的能力很強，看樣子都是有了一定的基礎的。

同陳所長等又談了一會，因為時已不早，就回到元亨寺，同開證法師擠了一夜。

廿五日早晨，去左營訪戈本捷，張明哲兩居士，同張居士談了約十餘分鐘便辭出，承戈居士約往其寓所午餐，又去找了方倫居士作陪。我們歡談很久，戈居士基於許多經驗和教訓，深覺過去對淨土的藐視，執理廢事，致無所獲。從此將從事腳踏實地的工作了。記者同張居士短短的談話中，也是這個問題，他很坦白地承認不該沒有虛心地從淨土入手，可是現在太晚了，因工作上時間的不允許，暫時他不可能再談佛學，然而記者深信，張居士將來一定會回來的，他仍是屬於我們的，我們臨別時，我為他祝願，他對我笑笑。

戈居士認為需要有一本專門從頭至尾介紹淨土法門的著作，當時記者就席請求方居士做這一件工作，已承允，寫一長篇的著述，來概括地介紹淨土法門，將陸續刊載於菩提樹。方居士是海軍中校，因屆退役的年齡，最近已奉令假退役，現另外在高雄找到了一個輕鬆的工作，因此時間上比較自由些，這也可以說是我們佛教的福氣，將來南部佛教，如由他老人家起來領導，前途的光輝，正不可限量呢！

午餐後，戈居士派車送記者至岡山，搭平等號去嘉義。

十一、最後訪問了嘉義

下午四時多抵達嘉義，到天龍寺佛教支會。該會理事長陳登元老居士在這次戒期中，出力最大，功德不小，龍天歡喜！

是晚，由李秘書正平居士陪赴太乙堂參觀一個梵唄訓練班，由任職嘉義監獄教化課長的陳玄達居士負責教導，記者是去參觀的，不意又要我講起話來了。真的沒有什麼可講了，出來一天，已經講了八次，肚子裡的貨已出的空空的，不得已，於是舊調重彈，簡單地說了一個鐘頭的念佛法門後，回到支會休息。

廿六日李居士陪我先到郊外的彌陀寺拜訪如平法師，如法師是安徽人，來臺甚久，一向駐錫該寺，是一位老修行。最近對嘉義佛教的貢獻很大，各處念佛道場，都請他老人家前去領導，又具辯才，甚是難得。該寺風景極佳，門前有一狹

善 提 樹

長索橋，行人多時搖盪不已，走不慣的人會「暈橋」呢！

從彌陀寺辭出，搭汽車至朴子鎮，這鎮上唯有一個寺廟，叫做高明寺，主持人是陳添貴居士，前後殿極寬，後殿可容六七百人，兩旁建有教室數棟，陳老辦學興趣甚濃，現正新辦了一個夜間補習班，還開學未久。陳老告訴記者，他說這些青少年們，對佛學尚不能理解，現在祇有編一些神與佛如何分別的種種常識，先予灌輸，讓他們認識清楚，知道什麼叫做神，什麼才是佛時，然後再逐漸灌入淺近的佛學常識。蕭先要從打破社會上的一般神佛混合的觀念入手，方能收效。聞學生總數有近百名，分兩班授課，學課有國語，國文，聘外來學校教員擔任；佛學常識則由寺內法師擔任。這個地方前途甚有希望，因鎮上並無他廟，經濟亦較有辦法。陳老能深入鄉村，勸化講經。可惜記者出外太久，不能不快一點趕回臺中了，否則陳老一再堅留要我同來受學的青年們見一見面。

當天回到嘉義，再轉搭火車，結束了此行的旅程，返抵臺中時，已萬家燈火矣。

十二、此行的觀感

(一)加強東部的弘化工作  
記者當沿花運到臺東的這條小鐵道兩旁，每經一站的時候，仔細觀察，無論大小鄉鎮，遠近地總可以在許多屋脊之上，找出一二支高高的十字架來，這就說明這裡的基督教堂之普遍的設立，當然每一個教堂，必有一位牧師常駐在那裏。再反觀我們佛教寺廟，事實上並不如教堂少，單就玉里鎮來說，正式掛佛照牌的也有三家，其餘自稱佛教而供多神的尚不在內，比起教堂來，祇有多沒有少。但除了拜斗消災替死人念經以外，還做些什麼事？事實上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祇懂得這一套，別的便什麼也不曉得了，更不必談什麼弘法布道了。因是之故，自稱佛徒的固然不少，但你若問他：「佛是什麼？」就瞠目不知所云了。這樣下去，試問佛教又怎樣能得到社會上一般人的同情，不被人罵作迷信呢？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不難，除非由中佛會來主辦一個弘法人才訓練班，積極的大批訓練弘法人才

(不限出家)分發東部各城鎮去，至少每地派駐一位宏法員，經常負責弘化工作，我相信正法所到之處，迷信就自然會逐漸淘汰的。不過訓練班的教材，需要最適當一般根機的整個的一套，千萬不可用高深的理論，和不一的法門，使信者茫無頭緒，不知何所依歸。

過去且不去追究，但今後的佛教，已不是徒唱高調的時候了！我們說做就要幹！大法師們除了在軍隊裡吃饑苦的煮雲法師肯經常在那些苦地方，照這些聽不到佛法的痛苦眾生結緣以外，就恐怕像慈老白老這樣不辭勞苦去走一趟的也很少了。佛法是平等的，我們當然不能因為自己怕吃苦，便捨棄眾生。譬如痲瘋病院一樣，好多大德怕傳染而不敢去，其實要染到了正好放下一切，索性就住在那裏專門弘化了。何況又並不是一切那樣容易染，要知道苦痛的人們，求道之心切，實深願我們這些常聞佛法的健康者啊！

記者希望中佛會當局且慢辦什麼遠大的計劃，因為滾水救不得近火，趕緊訓練弘法人才，將佛法送到各個角落去。如果單單一個臺灣省的佛教還辦不好的話，又談什麼「世界佛教」呢？所以記者認為：加強東部的弘法工作和普及佛化鄉鎮是當前第一急務！

(二)臺灣佛教在南部

臺北是自由中國的行都，繁華冠於全省，內地來的大德都雲集在此，弘法講經的地方也不止一二處。但可惜弘化的對象，多數是內地人；中部的佛教雖然沒有法師，但也幹得蠻熱鬧，對象本省人比外省人多，祇可惜青年不多。只有南部的佛教，是屬於青年們的。  
南部為什麼青年這樣多呢？這就是普明燈的力量！他能够吸收青年學佛的原因，也並不是偶然的。他有了新的方法，舊的真理，勇敢的毅力，犧牲的精神，怎麼不吸引青年投歸佛門呢？記者同普明燈並不相識，但為什麼一再提起，這樣的推崇他呢？這不為別的，因為擺在眼前的事實，他辦有成效在南部呵！所謂新的方法者：說起來也不希奇，他知道青年男女們的心理，他那裡有西教式的講堂，也有佛歌唱讚班，也有音樂班；等等；所講的真理者：雖然方法可以隨順眾生，但真理卻是個不變的，他們為了契合末法根機工作選擇人人易學，個個辦到，不妨事業，不礙工作

的念佛法門；勇敢的毅力是：不怕外道邪魔，敢說敢為；犧牲的精神是：寧可自己身繫冤獄，不屈伏於外道勢力；這些這些，試問富於熱情的青年群，又怎能不投向佛陀的懷抱呢？他們都接受了正信的洗禮，樹立起正信的旗幟！是未來佛教的臺柱。

不過，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句話是不錯的。看南部的佛教，好雖然好，却是外道勢力太大。據說某市的佛支會就被外道把持着，不但外省籍的正信徒不容入會，就連本省的正信佛徒或團體也被拒之門外。本來佛教會是要開着大門只愁沒人進來的，他們居然探了門戶關閉政策？因此整個佛會的內部人事，統由外道所掌握了。理事長聽說為人尚忠厚，却作不得主。外省籍的××法師若不是二位大德昆仲的保駕，也早就不安於座了。

這些事實，記者曾接到當地某正信佛教團體的口頭告訴，要記者轉請中佛會當局主持正義，糾正這種畸形狀，但是為了慎重處理起見，暫時不願發表這個支會的名稱，希望該支會的理事長不要再用別人利用，堅持門戶關閉政策！如果真為佛教前途着想，似應即辭職改組，肅清外道最賢明的措置。否則前途是將會遭受惡果的！記者和理事長本人並無惡感，這是記者以教友的身份，恕我直言奉勸的一點。

南部的佛教，如果拔去了瘡毒，再經過中佛會慎重地介紹幾位大德法醫，前去領導，記者敢說：臺灣的佛教確在南部。因為這些青年群，才是最可貴的！  
同時這次大仙寺的傳戒，新戒大多數都在南部，目前已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像高雄的開證法師，屏東的天乙法師，受具後都發起大心，積極地負起了弘法利生的事業，前途正未可限量！如果中佛會本年度在北部再舉辦一次更完滿的理想戒會，那麼本省佛教的推動，就不再遭受許多困難了。  
最後，記者再鄭重地希望中佛會當局，重視東南部的佛教！前者從速訓練人材，加強弘化；後者肅清外道，組織青年。或就利用現有組織和人才，發起籌組臺灣佛教青年會於高雄，佛化臺灣青年。這是記者所冀香祝禱的！